

笔端四季：一米之内万物生长

【文/青年报记者 唐骋华 图/受访者提供】



生活周刊 × 钱斌

画植物是一辈子的事

Q：“一米之距”这个主题对你而言意味着什么？

A：一米，是我和植物最近的距离，也是我和自己最近的距离。在这一米之内，我不被外界打扰，只专注地看一株草、一朵花。这一米，很小，但足够容纳整个自然。

Q：珠宝设计师的经历，对你有什么样的影响？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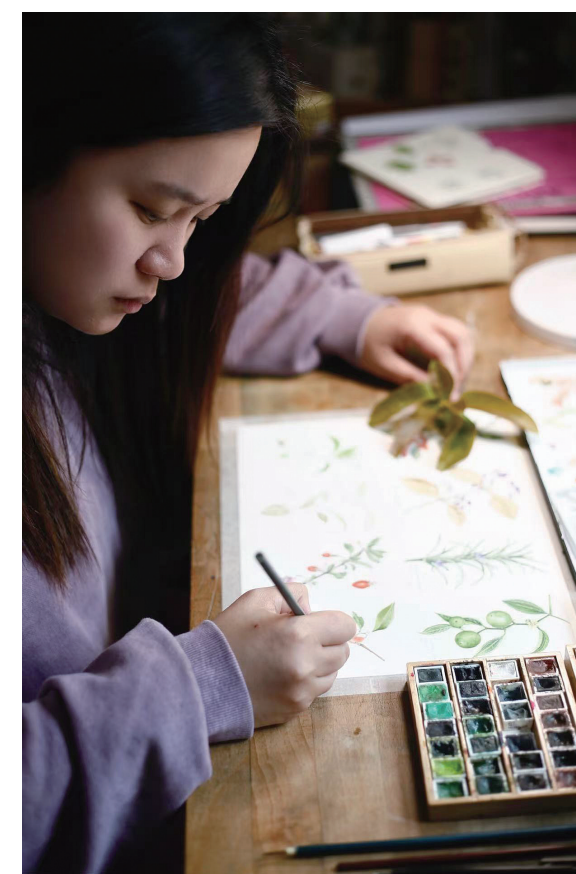
A：珠宝设计让我懂得质感、结构、细节和秩序，这些都被我潜移默化地运用在了植物画里。我希望我的植物画，既有科学的严谨，又有设计的精致，还有艺术的温度。此外，珠宝设计要面对市场、客户和潮流，这让我具备了产品思维。所以除了画植物画，我也会为图书画插画，设计文创产品，让植物画以更多的方式进入人们的日常生活，也能更好地养活自己。

Q：最近有什么绘画计划？

A：计划创作“种子系列”。种子长得很幽默，形态怪怪的，很有趣。而且它们的颜色是褐色、巧克力色，很有大地的感觉。在我看来，种子是生命的起点，微小、沉默，却蕴藏着无穷的力量。我想画出它们最朴素、最本质的生命力，提醒自己，也提醒所有人：回归初心，回归本真。

Q：你已经画了十多年植物了，会感到腻吗？

A：不会，地球上的植物数以千万计，中国又是物种非常丰富的原产国，玫瑰、猕猴桃、大豆都是从我们中国出去的，我感觉我可以画一辈子。画烦了可以画叶，叶画烦了可以画根，还有果实、种子、沙漠植物、高原植物。很多植物画家八九十岁还在画，这完全可以成为一份终生的事业。



鱼腥草也有春天

4月的上海，玉兰开了，茶花红了，海棠在风里摇摆。这些都是容易引起注意的花朵。而匆匆走过的路人，很少会低头看一看墙角。那里，一株折耳根或许正开出白色小花，花瓣细碎，安静地伏在一片叶子上。

钱斌看见过。

四年前的春天，她在花园散步，偶然发现一片绿丝绒一样的折耳根叶子上，开着朵小白花。“很安静，又很有生命力。”她心生感动，便把它带回家，养在了水里。后来的日子，她与这株折耳根朝夕相伴，有充足的时间端详，一笔一笔画下来。如今，这幅水彩画就挂在展厅墙上。观众驻足欣赏，窃窃私语：“原来折耳根也能开花啊！”一旁的钱斌听到，笑了：“折耳根学名蕺菜，俗名鱼腥草，很多人只吃过它的根，却没见过它开花。”

这就是植物画家的眼睛。普通人的春天是抽象的绿意盎然、姹紫嫣红；钱斌看到的春天，则由一朵朵花、一片片叶、一颗颗种子构成，具体而生动。在她的笔下，一株静静绽放的鱼腥草也有春天。

推开老洋房二楼的窗，春天更是扑面而来。短短几分钟，钱斌就依次辨认出茶花、玉兰、迎春花，还有海棠、樱花、梨花。“再过一段时间，金丝桃、金银花也会开放。”上海还有金丝桃？看着记者疑惑的神情，她肯定地表示：“有的，小区里到处都是。”

“上海地处江南，植物非常多。”钱斌说，“只不过很多花草人们不认识罢了。”而植物画家的责任，就是要将大自然的千姿百态，展现到公众面前。

记录消失的它们

对外人来说，植物画家似乎只是在画“好看的花花草草”。但在钱斌眼里，植物画最重要的是严谨：“首先要经得起科学检验，其次才是艺术表达。”

为此，每画一株植物，钱斌都会先确认它的学名、科属、生长环境、形态特征。野外写生时，她会与植物学家同行，随时请教。遇到不确定的种类，会查阅文献、比对标本，甚至做基因检测。

绘画时，也不能天马行空。要还原叶片的纹理、花瓣的层次，还原果实的质感、种子的结构。十多年来，钱斌画过濒危植物，画过原生母本，画过城市角落里无人注意的野草。每一幅画背后都是大量的观察、记录和考证。

钱斌曾远赴广东南岭，跟随植物学家在野外寻找原生中华猕猴桃。那是大多数猕猴桃品种的祖先，中国原产，雌雄同藤——雄枝输送养分，雌枝开花结果，

像一条项链垂挂于山林间。钱斌拍下大量照片，画了素描，又剪了两根枝条带回上海。在经过数周的精心准备后，方才动笔。

在浙江安吉，钱斌跑进深山追寻野生百山祖冷杉。“这是一种只生长在百山祖的子遗植物，冰川时代的幸存者，其野生种濒临灭绝。”她好不容易找到一棵雌树，画下她的种球。“这可能是这种树最后的‘遗照’了。”钱斌告诉记者。原来，百山祖冷杉分为雌树和雄树，如果仅有雌树，是很难传代的。

“这也是植物画的价值所在。”钱斌说，“植物是沉默的，但它们有自己的身世，我所做的就是替它们把身世说清楚、画明白。同时也提醒人们，它们正在消失。”

在科学和艺术之间

钱斌告诉记者，在植物画这个小众圈子里，存在着两种声音。一种主张“植物科学画”——完全客观，分毫不差地记录植物的形态；另一种主张“植物艺术画”——在尊重客观事实的前提下，允许艺术家进行适度的艺术处理。

钱斌倾向于后者：“我是学美术的，对艺术有着天然的亲近感。”而且钱斌认为，如果照搬实物，画面会显得单调，不吸引人，也就达不到科普的目的。

画绣球花时，钱斌就动足了脑筋。绣球花的每一个花球，几乎都一模一样，可这样无限重复有什么意思？钱斌非要从相同中找出不同。于是她让枝条带一点青黄，让花蕊有深有浅，经过一番微调，画面活了起来。她还画过一串彩色玉米，分别用水彩、墨水、丙烯、彩色铅笔，把玉米粒画得像彩色宝石，叶子则用温柔的弧线衬托。这幅画参加了第19届国际植物学大会植物艺术画展，还得了奖。这让钱斌确信，植物画可以拥有

自己的艺术语言。

“我认为，仅仅做到准确是不够的。”钱斌说，“植物画背后既有科学，也应该带有观察者的视角和情感。”对她来说，植物画不是标本，要画出生命的气息。叶片的舒展、花瓣的柔软、果实的饱满、种子的沉静，在她笔下都自带温柔的质感。难怪看她的画作，会有一种被治愈的感觉。

偶然与必然

钱斌与植物画结缘，既是偶然，亦有冥冥中的必然。

她出生于浙江宁波，父亲是一位国画家，家中常年有墨香、纸香、草木香。“受父亲影响，我小时候有一个画家梦。”钱斌回忆说，“但父亲觉得国画对女孩子来说未必有保障。”于是，她走了一条更实用的路：学素描、学色彩，随后考入中国美术学院，接受系统的现代艺术训练。

毕业后钱斌来到上海，成为一名珠宝设计师。这是一份体面的工作，事业蒸蒸日上。2013年父亲罹患重病，打乱了她的生活节奏。

钱斌放下一切，回家乡照顾父亲。人生的节奏骤然放慢，忽然有了大把空闲时间。父亲对她说：“重拾画笔吧，画你喜欢的东西。”

画什么呢？钱斌想到了植物。设计珠宝时，她将数不清的花朵、叶片、果实，变成一枚枚精致的胸针、一条条闪亮的项链。这个过程，帮助她建立起对花草的认知。

家里的一枝鸢尾鲜切花成为钱斌第一个“模特”。那张画甚至算不上作品，只是速写本上的一页练习，但正是这幅习作将钱斌带入植物画领域。后来，她追随中国植物科学画泰斗曾孝濂先生，系统学习，技艺日臻

上海永福里的一幢老洋房里，一张旧木桌被搬进了展厅。桌面斑驳，边角磨损，上面散落着几支画笔和一碟未用完的颜料。这是钱斌工作用的画桌。在家中，这张桌子离她的卧床只有一米。

“一米之距”——钱斌给自己小小的个人展览起了这样的名字。这一米，是生活与艺术的距离，是人与自然的距离，也是她与草木相守的距离。

